

2016年1月開始實施



個人番號制度會改變什麼？

- >P2 日本市民團體起訴政府違憲
- >P3 日本個人編號 到底是什麼？
- >P3 本報專訪總務省官員談個人番號制度



■ 焦點聚焦

俞正聲會晤日本執政黨幹事長

維持互不威脅 促進關係好轉

示不快 種領道人謹言慎行十分重視

- >P4 評論 千萬不要相信日本人的結論
- >P8 訪日游客給日本經濟帶去了什麼
- >P9 日企設備投資為何“按兵不動”

■ 導讀

- >P7 專訪公明黨議員伊佐進一
安保法案
並非戰爭法案



- >P10 習近平訪非 中非合作歷久彌堅
- >P12 中國軍改路線圖詳解
- >P14 習馬會前 兩岸互釋間諜示好
- >P16 獲國際認證 人民幣入籃了

新報

新報官網 www.livejapan.cn
微信公號 dfxbjp
投稿郵箱 tougao_xinbao@163.com
編集部 03-3981-2705

第1022期

2015年12月10日發行
定價：250日元
(本體價格231日元)

弁護士法人
BridgeRootsブリッジルーツ

中文名字 法人律師事務所 橋
電話 03-5368-1233
中文直通 080-3604-5692



專訪日本公明黨議員伊佐進一： 安保法案并非戰爭法案

■ 本報記者 孫冉（文/圖）

日前，記者採訪了與日本自民黨聯合執政的日本公明黨衆議院議員伊佐進一。伊佐進一是公明黨衆議院小選舉區大坂第 6 總支部長、公明黨青年委員會副委員長、公明黨國際局次長、關西青年會議副議長、厚生勞動副部會長、外

交・安全保障副部會長，日中次世代交流委員會事務局長。（2007-2010 年）曾在中國日本大使館做過一等書記官，在黨內是出名的中國通。2010 年出版“科學技術大國—真實的中國”，對推動中日友好交流不遺餘力！

呼呼日本與科學大國中國合作

伊佐進一近年來，最受關注的言論即是呼呼日本要與科學大國中國合作。從 2007 年起，他曾擔任為期 3 年的日本駐華大使館書記官，在此期間關注并思考了中國的科技動向。並據此得出的結論是：留給日本的時間已經不多。他發表在《每日新聞》上的署名文章稱：中國已研制出超級計算機“天河一號”，其運算速度一舉超越美國，位居世界第一。中國還在美俄之後自主完成了載人太空飛行。另外，在再生醫療和超電導技術等各個領域，中國近年來取得大量舉世矚目的科學成果。這也從另一個側面真實地反映出中國科技的現狀。中國具備的人才、投資和產業化能力等條件是取得這些驚人成果的源泉所在。日本應該建立一個可在這些領域實現日中合作的機制。中國在世界頂尖的前 1% 研究成果（以被學術論文引用的次數計算）中所占的份額已和日本旗鼓相當。

另外，在獲得美國大學博士學位者的“出身”大學排名中，中國的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超過美國的本土大學，分別位列第一和第二。與此相比，日本的大學卻已被甩出前 50 名。近年來在中國政府的政策扶持下，接受了國外教育的回國優秀科研和技術人員激增。這些“人才”正是日本應該尋求合作的對象。在“投資”方面，中國正加大對研究開發的投入，其年增長率達 20%，大幅超過 10% 的經濟增長率。這

雖然硬件設施建設高歌猛進，但諸如技術訣竅和工程管理等運管這些硬件的“軟件設施”發展卻相對滯後。如果日本的現狀恰好與此相反，即日本一方面對削減成本導致資金不足苦惱不堪，另一方面卻在迄今一直培養的技術訣竅、技術實力和管理能力領域有所富餘，那麼日本就能在“投資”方面找到可實現雙贏的合作關係。再看“產業化能力”。以前中國企業往往先向覬覦中國市場的外資企業壓價購買技術，然後再拼湊組合這些技術生產商品。但是現在，成功擺脫這種商業模式，且在技術實力方面達到世界水準的頂尖制造商已在中國嶄露頭角。在 2008 年度的世界專利申請數量企業排行榜中，一家名叫“華為”的深圳電子制造商一舉超越鬆下，奪得第一。盡管 2009 年鬆下再度登上榜首，但是同第二的華為差距甚微。

再看日本。以往拉動日本發展的“主要發動機”是科學技術和製造業。但是現在，日本的勞動人口逐年減少，官方和民間相加後的研究開發投入也創下史上最大降幅。我們必須在某個環節讓“日本停止萎縮”。

客觀分析中國的科學技術，建立可相互“利用”的合作關係，這應該有助于讓“日本停止萎縮”。

這篇文章經中國新華社的《參考消息》轉



▲伊佐進一接受本報記者採訪。

安保法案并非戰爭法案

在談話中他指出，媒體沒有正確地理解安保法案的內容，所以，經常有一些負面的新聞刊出，而中國在日本媒體沒有接觸他們直接採訪，了解正確的信息，全部轉載日本幾個媒體的文章刊登，致使中國的民眾也對公明黨有所誤解，這是非常遺憾的事情。他說，未來日美安保的發展，必須符合日本的憲法、配合美國，日本需肩負更多區域安全責任的要求，與因應國安全情勢的需要出發，這當然必須要符合日本的憲法規定前提才可以實施。

他認為，現時，日美在兩國安全合作關係上扮演更積極的角色，並不代表日本自衛隊想幹什麼就可以幹什麼。此一觀點主要反應在日本集體自衛權雖然解禁，但是有一定的限制，必須在符合專守防衛的這條憲法的前提下才能

公明黨一直致力于修復中日關係

他說，公明黨非常重視發展與中國的關係，即使，在中日關係非常艱難時期也沒有放棄過努力與中國的交流。之前，日中韓三國實現了首腦會談，三個國家領導人都一致認為，穩定的亞洲鄰國關係是非常重要的。

公明黨代表山口先生，在去年一月去北京，帶安倍首相的親筆信遞交給習近平主席，去年 10 月 APCE 推動了雙方首腦的握手。在上個月山口先生又到北京遞交了安倍首相的親筆信，在韓國又實現了中日首腦會談。

他還說，在日本關心中日關係的年輕人也很多，我們也非常重視青年議員與中國的交流。

所以，我們與日本各政黨 30 多人的年青國會議員成了“日中次世代交流委員會”，我們決定每年訪問中國一次。一般的訪問團注重與中國的重要人物見面，我們除與中國重要人物見面外，也與各界人士見面，目的是交流，增進彼此的了解。

目前，中日關係確實在向前走了，氣氛也與前不同了，要繼續向前走，這是我們的決心。上個月山口黨代表又帶了一封安倍首相的親筆信給習近平主席，非常希望他明年日本櫻花盛開的時候來訪問，這也是日本政府和各界人士最希望實現的事情。

所以，日本的憲法上明文規定，是不許可的。即使是因為經濟問題產生衝突，日本憲法規定也是不可以參與的。日本自衛隊的出動，祇有一種可能性，就是在日本被攻擊的前提下肯定會出兵。

在談到幾年內日本是否會修改憲法九條成功？日本自衛隊的行動就不會受限制？他說，修改憲法的事情，是風聲大、雨點小。就算是自民黨自己也明白，不是可以輕易地可以修改成功的。因為，首先要通過參眾兩院 2/3 議員同意通過，再經過全體國民半數以上的投票贊成，才可以正式修改，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在談到外界熱門報道，日本有意與美國一起巡視南海，記者問，是否有這樣的可能？他說，我是防衛省安保委員會理事，我從來沒有

學排名中，中國的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超過美國的本土大學，分別位列第一和第二。與此相比，日本的大學卻已被甩出前 50 名。近年來在中國政府的政策扶持下，接受了國外教育的回國優秀科研和技術人員激增。這些“人才”正是日本應該尋求合作的對象。在“投資”方面，中國正加大對研究開發的投入，其年增長率達 20%，大幅超過 10% 的經濟增長率。這意味着中國的研發投入將每 4 年翻一番。但是，在投入激增後，很難說中國已實現有效管理。

“動機”是科學技術和製造業。但是現在，日本的勞動人口逐年減少，官方和民間相加後的研究開發投入也創下史上最大降幅。我們必須在某個環節讓“日本停止萎縮”。

客觀分析中國的科學技術，建立可相互“利用”的合作關係，這應該有助于讓“日本停止萎縮”。

這篇文章經中國新華社的《參考消息》轉載後，成為近來少有的在科技領域裏呼呼日本學習中國的言論。

日本需肩負更多區域安全責任的要求，與因應國安全情勢的需要出發，這當然必須要符合日本的憲法規定前提才可以實施。

他認為，現時，日美在兩國安全合作關係上扮演更積極的角色，並不代表日本自衛隊想幹什麼就可以幹什麼。此一觀點主要反應在日本集團自衛權雖然解禁，但是有一定的限制，必須在符合專守防衛的這條憲法的前提下才能行使，是否出兵，也要符合日本的憲法規定。

記者問，日美安保的合作範圍已由日本「本

有特定針對哪一個國家，有輿論認為，這是針對中國威脅論來修改的安保法，我認為，這是不正確的。這次的安保法主要包括以下二個重點：

(一) 保護日本，建立日美兩國更為平等的「伙伴關係」。

(二) 讓日本參與在區域安全與國際安全的維護上，扮演更積極的角色。

他指出，以南海為例，假如，美國為了保護菲律賓或其他國家，與中國發生戰爭，日本是不可以參與的。因為，完全不關日本的問題。

修改憲法的事情，是風聲大、雨點小。就算是自民黨自己也明白，不是可以輕易地可以修改成功的。因為，首先要通過參眾兩院 2/3 議員同意通過，再經過全體國民半數以上的投票贊成，才可以正式修改，這是不可能的完成的任務。在談到外界熱門報道，日本有意與美國一起巡視南海，記者問，是否有這樣的可能？他說，我是防衛省安保委員會理事，我從來沒有聽過有自衛隊要參加南海的巡航的消息。當然，我要呼籲海洋的自由通行是非常重要的。

中日敏感時刻的特殊使者

過去 25 年的公開新聞報道裏，中國領導人收到的親筆信，來自日本的最多。究其緣由，在于日本自古有“親書外交”的傳統，寫信本身就是一種禮儀，即使在通訊技術如此發達的今天，寫信仍被當做一種聯絡感情的方式。

經濟產業省的幹部曾跟我說：“二階部長時代，日本經常與中國發生貿易摩擦。兩國官僚多次跑來跑去，可是不能解決。最後我們周末去二階部長在箱根的別墅，商量解決方法。二階部長給那位中國高層領導寫了封親筆信。我們把信傳真過去後，事情就解決了。”

日本資深政治家二階俊博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做了一件違背國際慣例的事。

5 月 23 日晚，這位日本自民黨總務會長，在事先沒有通報的情況下，將本該私下轉交的首相安倍晉三親筆信，當着 3000 名日本各界訪華人士的面，雙手遞向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過去 25 年的公開新聞報道裏，中國領導人收到的親筆信，來自日本的最多。究其緣由，在于日本自古有“親書外交”的傳統，寫信本身就是一種禮儀，即使在通訊技術如此發達的今天，寫信仍被當做一種聯絡感情的方式。

1988 年，日本首相竹下登給李鵬發來親筆信，祝賀其當選中國總理，並邀請李鵬訪問日本。整個上世紀 90 年代，日本領導人更迭頻繁，而宮澤喜一、細川護熙、小淵惠三、森喜朗等上臺擔任首相後，都曾委托訪華政要轉交親筆信給中國領導人。

一封封首長親筆信背後，是中日外交關係的起伏。

而二階俊博送信這一刻，因為中日近年在領土、領海以及歷史問題上多有糾紛，按日本首長安倍晉三的說法，“中日雙方政府間關係，處在冰點。”

二階俊博的“心機”

連續當選了 11 屆眾議員的二階俊博今年已

經 76 歲，其所在二階派共有 36 人——眾議院 29 人，參議院 7 人——是自民黨內第五大派閥。

在日本的政界，二階俊博總務會長（自民黨核心領導層之一，掌管黨內事務運營）被稱做“保守左派”，“保守”指他身處執政黨自民黨，而“左派”則是因為他是著名的“親華派”。

曾經在小泉純一郎、福田康夫、麻生太郎三屆內閣任經濟產業部長（商務部長）的二階俊博與中國淵源甚深，而且與某位中國高層領導的私交也是相當不錯。經濟產業省的幹部曾跟我說：“二階部長時代，日本經常與中國發生貿易摩擦。兩國官僚多次跑來跑去，可是不能解決。最後我們周末去二階部長在箱根的別墅，商量解決方法。二階部長給那位中國高層領導寫了封親筆信。我們把信傳真過去後，事情就解決了。”

2012 年春天，當時我還在北京工作，也曾見證了二階部長親筆信的威力。有人給我介紹了一位在上海留學念書的日本年輕人。我問他因為什麼專程從上海跑到北京，他說為了拜見二階部長那位好朋友，“我認識的人認識二階部長，二階部長幫我寫了封介紹信。”一封信就能讓學生見中國高層領導？我不能相信。但是第二天打電話給他，他興奮地給我說：“剛剛見了 15 分鐘。”

兼任日本全國旅游行業協會會長的二階俊博，已經是第五次組織率領大型觀光文化交流團訪華，而他此次中國行，也是跟經濟有關。今年，日本有一個流行語幾乎無人不曉——“爆買”。新年、春節、清明節、勞動節等長假期間，大批中國游客涌入日本，日本的百貨商場和酒店等，賺得盆滿鉢滿。因此，二階團中，擁有多名工商業巨頭，並不奇怪。

然而，為什麼會見當晚，二階總務會長會做出如此失禮的舉動？後來，他談及此事說：“我之所以違反國際慣例，在那種場合下轉交親筆信，主要是為了讓在場的 3000 人做個見證，

無論是安倍首相，還是習近平主席，都希望改善日中關係。並且，支撐日中關係健康發展的，是來自民眾之間的深厚友誼，這份情意是不會受政治左右的。我希望與中國一同構築一個新的時代，將和平友好的信念傳遞給下一代人，這是我們不可推卸的使命。”

沒有人指責這位老政治家的“心機”，習近平主席也微笑着接受了他轉交的親筆信。

被拒收的親筆信

小泉純一郎首先是給中國領導人寫親筆信最多的，分別給江澤民、胡錦濤和溫家寶寫過 6 封親筆信。

但也是在這位執政初期被視為親中派的首相任期内，中日關係出現危機。2002 年 4 月 21 日，小泉結束訪中日程、返回日本之後，突然參拜了靖國神社。

中方對小泉首長的舉動大為震怒，通告日方：“取消中日邦交正常化 30 周年的所有紀念活動。”受到震動的小泉首長，委托前官房長官、自民黨前幹事長野中廣務“傳話”，加以緩和。

時年 77 歲的京都人野中廣務是“保守左派”的代表人物，一直反對修改和平憲法，1998 年，他還以內閣官房長官身份訪問了南京大屠殺博物館；2000 年 5 月 30 日，在中南海被江澤民主席接見時，他還作為信使轉交了森喜朗首長的親筆信。

當年 4 月 25 日，恰逢連接日本九州大分縣與中國上海市的直航航班開通，一位與野中關係密切的中共高層領導人隨機抵日。

在大分縣，野中熱情款待了這位中共高層。席間，一邊吃着當地負有盛名的豐後牛肉，野中轉達了小泉首長的口信：“無論日中兩國之間政治形勢如何動盪，希望都不要影響兩國的經濟關係。”

“政冷經熱”局面和這一描述當時中日關係的特殊表述由此而來。

但是此次傳話 10 年之後，因為民主黨野

田佳彥政權，中日關係更趨惡化。2012 年 7 月 7 日，中國“七七事變”紀念日，野田佳彥首長在國會宣布“實現釣魚島國有化”，遭到了中方強烈反對。

中日邦交正常化 40 周年，卻成了中日兩國關係最為惡劣的一年。因此，野田首長急忙向胡錦濤主席寫了一封親筆信，稱“今年是日中兩國邦交正常化 40 周年，日中雙方應當以大局為重，共同克服困難；繼續深化兩國睦鄰友好關係……”

這次負責傳遞“首長親筆信”的，并非往來中日之間的友好人士，也不是傳統日本政治家，而是外務副大臣山口壯——這位 1989 年到 1991 年在日本駐華大使館工作過的中國通，出身日本外務省官僚系統。

2012 年 8 月 28 日晚，山口壯攜“野田親筆信”抵達北京，入住長富宮飯店——該飯店是 1989 年由日本的新大谷酒店出資興建而成，被視為中日友好的象徵。

然而，山口壯和野田政府沒想到的是，中方拒絕接受這封親筆信。在長富宮飯店完全處於“閉關”狀態的山口壯，始終無法完成任務，祇得回國。

比寫給時任韓國總統李明博的親筆信被韓國人以挂號的方式退回好些的是，8 月 31 日，國務委員戴秉國最終同意接受了“野田親筆信”。但緊接着，9 月 11 日，野田首長強行推行“釣魚島國有化”措施，原定於該月末舉辦的中日邦交正常化 40 周年紀念活動也因此告吹。

絕不參拜靖國神社這句話，千萬不要承諾

安倍晉三上臺後，習近平主席提出了改善中日關係的兩項前提條件：第一，包括日本首長在內的主要內閣成員不參拜靖國神社；第二，承認在釣魚島問題上中日兩國存在主權爭議。然而，安倍晉三拒不接受，並于 2013 年 12 月

延伸閱讀

26 日參拜了靖國神社，這也使得中日關係依然處於低位。

2014 年 7 月，安倍會見了著名的親中派政治家——前首相福田康夫，拜托他傳話：“在北京 APEC 會議期間，我想與習近平主席舉行日中首腦會談。”7 月 28 日，福田前首相訪華，並秘密拜會習近平主席，傳達了安倍首長的意願。

中方保持嚴正立場，認為問題的關鍵在於兩項前提條件日方是否妥協。而安倍不願表態，使得他與習近平主席的首次日中首腦會談始終懸而不決。

日本經濟界人士借助經濟產業省出身的首相首席秘書官今井尚哉，向安倍施壓；然而，以齋木昭隆外務次官為首的外交強硬派，均不肯放鬆強硬的姿態。

夾在穩健派和強硬派之間，安倍最終倒向了穩健派一邊。因為他即將于次月參加總選舉，而執政黨自民黨要想在總選舉中獲勝，必須得到經濟界的支撐。

因此，安倍派遣自己的外交智囊、外務省前事務次官、國家安全保障局首任局長谷內正太郎作為特使趕赴北京。在北京 APEC 首腦會議召開的前三天，即 11 月 7 日，谷內與國務委員、前外交部長楊潔篪反復交涉直至深夜。

當時，安倍首相向谷內局長交待的口信是：“祇有絕不參拜靖國神社這句話，千萬不要承諾。”反之，日本在釣魚島領土之爭問題上做出了讓步。

最終，谷內局長與楊潔篪國務委員達成一致，形成“四點原則共識”——當中未出現“靖國神社”字眼，取而代之的是日本一直以來否認的“釣魚島主權爭議”。北京 APEC 首腦會議上，習近平與安倍之間也有了 25 分鐘的會見。

“親筆信”和“傳話”再一次于關鍵時刻起到了重要作用。

本文摘自 Vista 看天下，略有刪減，作者：近藤大介。